

岑凯伦言情小说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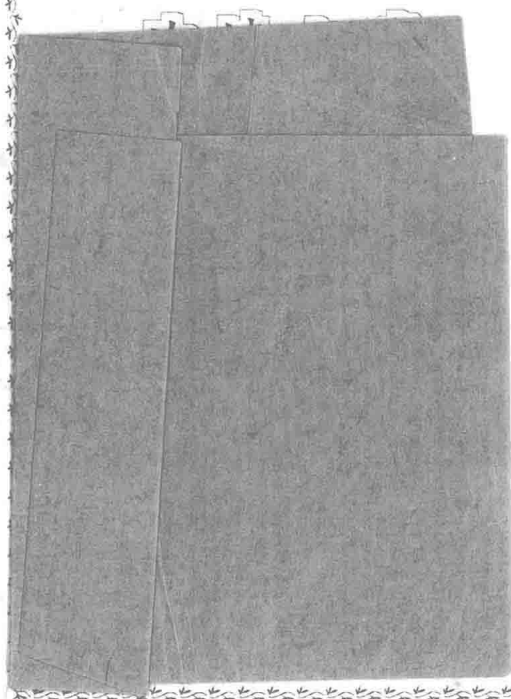
墙

为情之巅



贵州民族出版社

墙之三



(黔)新登字(90)04号

责任编辑:罗兴贵

封面设计:铁 它

墙(三)
为情之巅

岑凯伦 著

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湖南慈利县印刷厂印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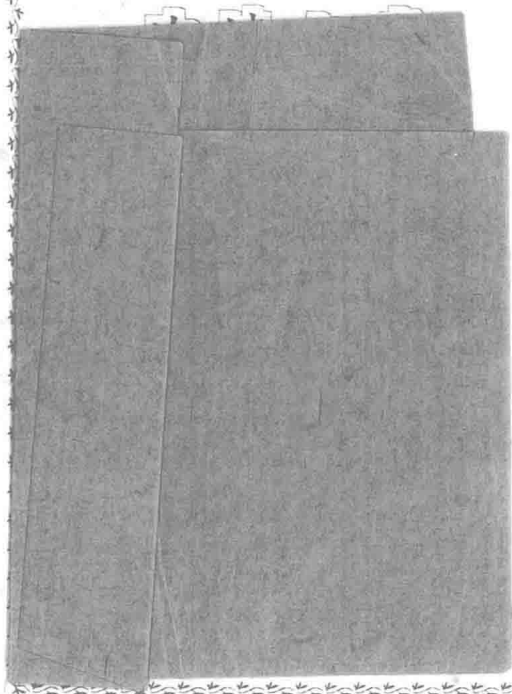
787×1092毫米 32开本 21印张 355千字

1995年10月第一版 1995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0套

ISBN7-5412-0585-0/1·192 全三册定价:24.00元(每册8元)

墙之三



五子歌

顧少卿歌

五子歌

五子歌

内容提要

卓伟然与衣筱岚都是创作方面的人才，男才女貌，本应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恋人。可是，在一场小风波中，伟然一句无心的气言，恨恨的伤了筱岚的心，她拂袖而去，但他碍于自负心态的作祟，不肯向她道歉，令小两口的感情陷于破裂边缘。

另一方面，不羁的兰晓野为了借助衣家的财力，去挽救他的公司，誓要娶筱岚为妻。这不单令筱岚烦恼不已，也令晓野的情人裘蒂心灰意冷，决定要结束一段没结果的苦恋。

这一切，一切，究竟是天意弄人，还是自作自受？

要點內容

人與面中靜態與動態之區別與聯繫
在上一節中，我們已經知道，面中靜態與動態之區別，在於其表現形式之不同。靜態之表現形式，為面中各部分之位置與比例之關係。動態之表現形式，為面中各部分之運動與變化之關係。在上一節中，我們已經知道，面中靜態與動態之區別，在於其表現形式之不同。靜態之表現形式，為面中各部分之位置與比例之關係。動態之表現形式，為面中各部分之運動與變化之關係。

面中靜態與動態之區別與聯繫

面中靜態與動態之區別與聯繫

面中靜態與動態之區別與聯繫

冤家碰头

1

在卓艾欣写作室的会议室里，此刻正明显的分成了两派，两种完全截然不同的意见。

卓艾欣本身是一名非常有名气的作家和编剧家，她的工作室是专门培养年轻作家和编剧家的摇篮，因而享誉电影、电视和出版界，在她的工作室里有未来出版界和电视界的明日之星。

她有一个儿子——卓伟然，英俊挺拔、气宇轩昂、才华横溢，对写诗和填词、作曲很有一套；加上他丝毫不逊于刘德华和郭富城的外型，歌喉又不差，有多家唱片公司曾屡次的建议他自己出来灌录唱片，认为他一定可以一炮而红，在歌坛占有一席之地，更何况幕前的掌声通常比幕后多。

卓伟然自己却不这么想，他很有自己的个性和牛

脾气，叫他对着摄影机搔首弄姿，叫他对着一群年轻的女歌迷作偶像状，签名、握手、献歌迷会，一副大众情人的模样，他宁可名不见经传。

他知道自己有吃演艺饭的本钱，他知道自己可以成为所有女性观众的梦中情人，但是那种虚幻的名声吸引不了他，他宁可一生只钟爱一个女人，只被一个女人拥有，他不要当公众人物。

唱片公司和电视台拿高价和一些有名气又漂亮的女星来引诱他，希望他能出唱片、拍电视剧，但是他一概豪不考虑的拒绝。他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追求的是什么，别人是无法影响他的，但是却有一个人可以让他气得忘了冷静和自制。

那就是衣筱岚。

衣筱岚是一个对编剧极有兴趣的女孩子。她没有令人一见惊为天人的美貌，但是她的气质出群、文思敏锐、聪明、机灵，很有智慧和头脑，绝不同于一般柔顺，没有什么主见的女孩。

她是瘦瘦的、高高的，是个衣架，只要她肯好好的打扮自己，她可以令人眼前一亮。但好的打扮通常是球鞋、牛仔裤、衬衫，长长的头发系了条辫子，怎么看都觉得不够世故、犀利，但是她的那张嘴、她的那套“大道理”，可以教任何大男人望之却步。

她的个性固执，除非你比她有理，否则她绝对会和

你辩到底，管你是王亲国戚还是政府高官。

卓伟然就会吃过她的苦头，而且不只一次。

像现在，他们就为了一个剧本大纲的走向而争论不休，各持已见。卓伟然觉得自己的桥段合理，衣筱岚则认为她的想法比较合乎现代。于是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状况下，使会议室里的人也渐渐的分成了两派，支持卓伟然的以女生居多，支持衣筱岚的则属男生。

也许是潜意识里的大男人主义在作祟，他非要衣筱岚同意他不可，但是她偏偏不吃他这一套，即使他是卓艾欣的儿子。

“你是在哗众取宠！”他豪不客气的说。

“我觉得你才是思想落伍！”她的音量一点也不比他小，姿态一点也不比他低。

“现在流行新鲜、刺激。”

“一个女人嫁三次？”他很不以为然，冷冷的说：“这样的女主角能得到观众的认同吗？我妈没教过你吗？女主角一定要三贞九烈，一定要从一而终，否则就不会有收视率，不会有人看。”

“那是以前老掉牙的观念。”她愤怒而且冷冷的说：“现在的观众会去分辨、判断女主角是不是应该嫁三次。平凡的故事、平凡的女人，哪还有情节可以演下去？难怪现在的电视会这么猖狂！”

他们好像都有理，而他们支持者更是壁垒分明，都认为自己所支持的人才是对的。

卓伟然一向自豪于自己过人的自制力，但是一碰到衣筱岚，所有足以令他引以为傲的优点似乎全都不见了。

“衣筱岚！不要把你自己的价值观带到我们大家的作品里，不是每个女人都会高唱‘下一个男人也许会更好。’”他高傲的说。

她要她翻翻白眼。“卓伟然！你也不要把你那套十八世纪的大男人主义和迂腐作风带到我们大家的创作里。”

“电视剧有教育的功能。”

“电视剧也应该反映现实。”

“平凡中可以见伟人。”

“嫁三次，甚至嫁更多次的女人也不是没有。”

“电视台不会通过我们的大纲。”卓伟然以一句话作总结。

“你怎么知道？”她不服气的说。

“你必须接受别人的意见。”

“那你呢？”

卓伟然从不会因为自己是卓艾欣的儿子，就去欺压工作室里的其他人，他一向以道理令人心服口服，他现在也是一样，但是衣筱岚说什么不肯改变她的看

法，她像存心要和他抬杆似的，令他又恼又怒。衣筱岚也不是个好战分子，她只是觉得观众要的是有血有泪的剧情，而不是那种风花雪月、老强调女性一生只爱一次观念，如果所有的女人都都是这么的深情不悔、这么的逆来顺受，那么，今天也不会有“男女平等”的口号。

他们的支持者没有帮腔，只是用神情表示他们的支持，因为瞧他们两个如此的针锋相对，也没有他们能插得进话的余地。

“制作部要求他们必须朝着他们给我们的总纲走向去做！”

“而我们明明可以做得更好。”

“如果被退回来呢？”

“和他们沟通啊！”

“你现在就可以先和我沟通。”他很想拍桌子。他从没有碰过这么顽固的女人，好像非要争到赢不可；好像除了她的意见，别人的意见都不是意见。

他在这么想她的同时，却忘了自己和她是一样的顽固、一样的不肯听别人的。

“卓伟然！你不能否认一点，看电视的大多是女性观众，尤其是八点档和九点半档；而且我相信女人比较懂女人的心理，我们不想看傻女人和荒谬、落伍的剧情，我们要看现代的女性是怎么处理自己的婚姻和

感情。”她振振有词，抬头挺胸。

“你是说女人应该不停地更换男朋友吗？”他嘲讽的一笑。

“你明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她气唬唬的。

“你鼓励女人有外遇？”

“男人也有外遇！”

“你赞成女人动不动就离婚、就再嫁？”

“视情况而定。”她的目光锐利。

“你要把你这种观念带到每一个家庭中？”他摇头。

她真想拿桌子的胶纸座去敲他的头。“我希望能反映出人生的真实面，社会变了、女人变了，不能再强调那种痴心而且苦等男主角到死的女人，会笑掉所有女人的大牙的。”

“衣筱岚！你的意见和感觉不代表所有女人的意见和感觉。”他真受不了伶牙俐齿的女人。

“而你的看法也不代表所有工作室里的人看法，我觉得你还是作曲、填词比较在行，反正那些流行歌曲本是用来骗骗那些青年男女的！”她蛮不在乎的说，好像他写的歌只能给未成熟的青少年听。

卓伟然握着拳，但是他一旦发起脾气来，可能就不好收拾。衣筱岚刚来这个工作室工作，所以她对卓伟然的脾性并不很熟悉。

每个人都替衣筱岚捏了把冷汗。只有她自己还一副小事一桩的表情。

“我看……”一个女同事怯怯的开口。“我看不如作两份大纲，看看卓女士会接受哪一份，电视台会接受哪一份。”

这倒是一个好办法，很多人都松了一口气。

衣筱岚耸耸肩。“很不错的办法，既然我们都如此的坚持己见，只好如此，我就不相信电视台会去选择些陈旧的内容，老看女、男主角在沙滩上和咖啡屋里打转，左一句我爱你，右一句你爱我的。”

“我要强调的是真实、平凡的东西，不是文艺爱情的玩意。”

“但你明明是那个意思！”

“那就等你把大纲做出来了才知道。”她一副无辜的表情。

卓伟然知道自己说不下去了，再说下去他一定会翻脸，而且没有什么意见的，把他的话说当圣旨般。

一个杀气腾腾的眼神，一个激烈的转身动作，他不发一言的走出会议室，但同时也嫉妒着她的勇气，卓伟然的话很少有人敢反驳。

“你不怕被踢出卓艾欣的工作室？”有人问。

“全城只有这一个工作室吗？”衣筱岚反问。“我怕什么？”

“卓女士只有这么一个儿子。”

“我是来学如何编剧、如何做一个好编剧、写出一本好剧本，我可不是来讨好她的儿子。”难道我们不能有自己的意见吗？”她眯起眼睛。

“你表达的方式不对。”

“我不觉得。”她收拾果上的一些资料。“我觉得取好的方法就是证明给他看，证明我的桥段比他的新、比他的管用，否则就算他是卓女士的儿子也一样。我才不当个没有声音的人。”

“你最好别真的把卓伟然惹怒了。”有个人提出了他善意的建议。

“他才最好不要真的把我惹怒了。”衣筱岚不甘示弱地留下一句话。她的摔门声不比卓伟然的大声，但是力道绝对不小于他。

“你们大家等着看，这场战争还没有结束。”有人抱着看好戏的心情。

“他们两个是旗鼓相当。”

“我觉得卓伟然占优势，毕竟他是卓女士的儿子，而且这是他母样的工作室。”

有人反对，这个人是衣筱岚的支持者。“我觉得衣筱岚不会屈居下风，我们这些人里面，谁有她的精神、她的据理力争？而且我一直觉得她的来头不小，她和我们大家都不一样。”

“你觉得她……”

“我不知道，她很少谈她自己，不过我相信她不简单，不信你们等着看好了！”

卓艾欣刚好经过儿子的办公室门口，只见他铁青着脸，开抽屉、拉椅子、找东西都是大动作，而且带着怒气，好像想置谁于死地或是找样东西好好出气似的，他给人的感觉是真的气坏了。

看到儿子的反应，她笑着走进他的办公室。“又是衣筱岚？”

卓伟然抬起头，看了他母亲一下又低下头，好像连听到衣筱岚的名字都令他深恶痛绝似的。

“你们又吵架了？”卓艾欣笑着问。

“我们不是吵架。”他冷漠的更正他母亲的说法。

“意见不合？”

“我和她根本不能沟通！”

卓艾欣优雅的在沙发上坐下。她当然爱她唯一的宝贝儿子，但是在公事上，她不会偏袒自己人。“我觉得衣筱岚很出色，她的头脑清晰、观念新、不落俗套，我觉得她是一块好材料。”

“妈！你有没有看错过人？”

“很少。”

“那她铁定是你很少看错的其中之一。”他怒火未熄的说：“她比任何人都更坚持己见，根本就听不进别人的话，而且我打赌她有二十一世纪女人的想法，以现在的剧情走向，电视台敢接受她的构想吗？”

“我认为她的桥段很新，而且她跟得上时代的潮流。最近并不流行怀旧风，观众也许比较想看写实一些，而且发生在我们四周的事。”

“她想让女主角嫁三次！”

“伊莉莎白泰莱嫁了七次？还是八次？”卓艾欣问，似乎很赞同衣筱岚的想法。

卓伟然不可思议的望着母亲。“我们的社会里能容忍多少这样的女人？”

“但的确是有这种女人。”

“有！可是不多。”

“伟然。”卓艾欣以一种专业的口吻说道：“我倒觉得这个桥段很好，就因为所有的连续剧都是一窝蜂的强调男的痴心、女的清纯，所以观众会想看看女主角为什么嫁三次、凭什么敢嫁三次。”

他有些愕然的看着他母亲，还在消化这个讯息。

“男主角可以三妻四妾的娶，女主角为什么不能追寻自己的幸福？”卓艾欣反问儿子。

“妈！我不知道你的观众这么前卫。”